香港社會文化系列

桃姐打擂台，狂舞派殭屍：香港電影的永劫邊緣，香港主體的驀然回首

著——陳嘉銘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講師

香港社會文化系列
主編：張少強、陳嘉銘、梁啟智

桃姐打擂台，狂舞派殭屍：
香港電影的永劫邊緣，香港主體的驀然回首
作者：陳嘉銘

《香港社會文化研究系列》專門提供以中文寫作的新近香港研究。運作宗旨堅持學術研究不應疏離研究對象，本土文化探討要跟生活世界緊密對話，務求以中文書寫香港研究，讓文獻得以延續，藉此激發香港有更敏銳的本土自覺及更豐富的想像力，並因應香港自身的特性創造新穎的知識及適時的學術研究。

香港當代歷史縱橫交錯，多重內外力量糾纏，中國崛起，格局起變；跨國資本主義，統攝全球；都市想像，追求不斷發展；新媒體盛行，打開公共資訊空間；英治時期的殖民遺業，仍在背後影響局面；源自冷戰結構的中港對立，繼續衝擊中華歷史文化認同；一直都在內部拉扯的張力，有民眾的不同價值實踐及生活取向、民間社會對政治支配的集體抗衡，以及各式各樣的新舊社會運動。研究香港，既要重新檢視特有的社會文化軌跡，也要敏銳回應當下這個波譎雲詭的後九七局勢，特別是當中「本土」、「殖民」、「國族」、「資本」及「全球化」等因素如何在這個華人城市相互接疊，拉扯及撞擊。可惜，在香港的學術制度之下，「用英文寫作」，「國際期刊出版」，「有社會科學引文索引(SSCI)」，已屬凌駕其他學術追求的成規。香港研究往往喪失了學院體制的正式認同。這就急需在學院體制內外重新開拓香港研究應有的空間，為香港本土出版自身所需要的中文學術文獻。由2002年起，一眾香港學者本著熱誠及興趣，攜手合作，透過籌辦兩年一屆的《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迎難而行，定期發表專門研究香港的學術著作，並把著作輯錄成書。整體來說，我們結集的論文主要有以下的特點：

1) 發掘研究香港的新主題及新議案；
2) 引入或提出新的理論、概念、以及研究方法來探討香港；
3) 提供跨學科的研究視野及多角度分析；
4) 強調人文，學術知識與大眾生活的連繫；
5) 拆解香港社會的不同迷思；
6) 剖析港人的混雜身分認同；
7) 檢視廣泛的社會文化課題，從閒常層面到包含重大背景的本土現象；
8) 介入香港當前現況，對中國重申香港主權進行切要記述；
9) 重繪香港的殖民經驗及冷戰故事；
10) 述評現有學術論述的得失，追求香港研究的自身反省。

為求出版更快、更廣、有更即時的流通，我們在2012年，《香港文化與社會研討會》迎來第一個十年的時刻，決定增設這個網站刊載大會所得並經嚴謹編審的完整論文，透過電子管道與其他學者及大眾交流，期望能夠帶來更多的香港社會文化反思，可得更廣泛的回響及支持。

jcMotion，一個由中大新傳學院師生、校友共同打造的電子出版平台。我們利用新媒介，向社會大眾傳播緊貼時代的資訊與思潮。鼓勵多元創意，同時重視學術的嚴謹性。透過電子化的學術論文、創意讀物及講座內容，jcMotion致力拓展傳播領域，連結學術與社會，探索溝通的可能性。

如有查詢，請電郵至 jcmotion@cuhk.edu.hk

jcMotion出版工作論文和專題著作，作者保留權利，將此作品通過其他渠道，如學術期刊、書籍等，以印刷或電子格式出版。

Copyright © 2016 陳嘉銘. All rights reserved.

文獻引用：
陳嘉銘。2016。「桃姐打擂台，狂舞派殭屍：香港電影的永劫邊緣，香港主體的驀然回首 」。張少強、陳嘉銘、梁啟智（主編）。《香港社會文化系列》。取自http://jcmotion.com.cuhk.edu.hk

目錄

引言

我思（想）故我在，我撕（裂）故我在

香港電影：製造邊緣與尋找主體

桃姐打擂台：合拍「小」片

狂舞派殭屍：主體性「去得盡」，「返入嚟」

結語

參考書目

引言

2014年，是《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已在香港實行的第一個十年，也是中港拉鋸愈見劇烈的十年，更是呂大樂〈2004才是1997〉一文所言的2004年，真正激起「九七」成為當前恐懼的十年[1]。

1997年對香港人來說，永遠是一場夢魘。它令香港人的身分認同要由面對英國變成面對中國，也令香港人陷入永劫回歸，繼續徘徊邊緣。即使走到2014年，這場夢魘也只見加劇。英國殖民管治仍在港人心中留有地位，但中共的權力滲透——普選權的政治安排，自由行的充塞市面，開水喉式的經濟輸送——迫使香港人愈來愈被中國宰制，香港人的邊緣身分一再轉化，變得更加錯綜複雜，亦勢將更為糾纏不清。

香港電影對香港身分，從來都像一面鏡子，偶有直接投射，也有曲線發聲。2013年的《狂舞派》與《殭屍》——前者講述小眾青年堅持跳舞理想，後者講述過氣影星瀕死時刻

1 呂大樂。2004。《中產好痛》，頁162-164。香港：進一步出版社。

——常被說成既在想念昔日風光，也在振起當前頹勢[2]。可是，好像這兩部影片，透過小眾人物的邊緣性來代表今日香港總是矛盾地想要回到無法重返的過去，結果只可在絕境中肯定自身，就同期的香港電影來說，其實還有2010年的《打擂台》、2011年的《桃姐》，並跟香港電影在2003年至2013年期間有「反轉來拍」的現象息息相關。因此，本文嘗試一拼探討，指出這些新近的後九七香港電影如何介入當前的香港處境，理解並尋求香港的身分認同。現先說明本文的理論框架，再作案例分析。

2 詳見朗天，周思中（編）。2014。《香港電影2013》。香港：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書內不少文章都以本土「主體性」的說法，評論及分析2013年香港電影的內容甚至象徵意義。《狂舞派》與《殭屍》在其中佔了重要角色，是因為前者以年青人在不被認同的環境下，追求習舞夢想的故事，對照後者有關於過氣藝人的回望過去，都扮演了一種「邊緣性」；這種邊緣性很多時被聯想成香港在當下面對國家主導發展的類比，從而可見電影被分析成帶有香港社會狀況的隱喻。